埋憂集

續集卷一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子婿桐鄉[illegible]

劉綎

劉少保綎字省吾以都督家居時有賊[illegible]
甚巡撫遣縣令郡守請救少保辭以疾[illegible]
堅辭皆大怒命醫往驗詐則將參之醫至則奄奄牀褥
也衆惶急策無出未幾忽報劉將軍破賊歸矣衆大駭
詢將軍出吾屬固不能知亦何施此狡獪爲曰賊爲陳
友諒之裔著謀數傳以俟釁今發不易遏若知某往必
大備故密撲之此兵法也衆乃服時方右文每公會坐

少保諸生下郡紳士有公議醵金不給輒目少保字呼曰省吾以辦此少保恒什伯于衆輸辦或酒酣令家卒馳馬娛賓少保輿發往往上馬舞雙刀觀者但見白氣旋繞眩目不辨其面雖奇其藝亦但作戲玩觀也少保子念述矯捷有父風然少保袖箭爲絕藝透堅甲及五六十步念述止及二十步許不能穿札勇亦不如也少保有女亦勇嫁于某奩具豐盛有盜數十突圍其家盡室惶恐女命婢取軟甲披之卒婢揮刀出殺賊賊不能支遁去按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雄平播酋平倭平猓功甚詳而遺平寧州事以寇一發即滅耳然其出奇之功

大矣至若時俗鄙武里有達官緣與少保結婚至削籍明之不振有由矣

按少保最善拔距能縱躍十丈橫躍十丈拔距者左傳謂魏犨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漢書謂甘延壽少以良家子為羽林善騎射投石拔距嘗超踰羽林亭樓是也

又按此篇見張瓜田集原本篇末言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雄平播酋平倭平朝鮮平猓功似有誤蓋少保平倭時本與朝鮮兵合也今特為刪此三字

黃石齋

崇禎時余中丞集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諸公心儒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召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設榻上枕衾茵席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衾顧遂暱就公公徐曰無庸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安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寢無覺而以體傍公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

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賢成忠成
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執于金陵在獄中日誦尚書周易
數日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獄卒持針線向公而泣
曰是我事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
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盥漱更衣
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贖也和墨
伸紙先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乃
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自鬻歸某官李
自成破京師顧氏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
外史氏曰此望溪文集所紀黃公獻事與左忠毅公逸

書者也夫古來忠臣義士莫不以天下為己任節至時丁板蕩世際滄桑猶將以一身力扶陽九不得已而以一死報國其意固以為未甚塞責也故當其從容授命即忠義之名有不忍言而何有于身家更何有于聲色貨利余讀佛書迦葉白金剛之身非世間火所能燒又瑜伽論曰魔有四女端正無倫其來菩薩前呈諸姿態菩薩以義心定力四女皆變老醜羞慚而退蓋理之不勝夫慾足令賁育失其勇良平失其智惟仙佛為能制之然仙佛一切不動而聖賢則有動有靜以左公罹禍之慘凜凜數言至今猶有生氣使其平居猶如顧氏者

門與之鍵戶同臥起謂能動其一顧哉此此先生發潛闡微意也至黃公臨命數語則分定固然亦二公之所同也然此此豈二公始念哉此則可為二公痛哭者矣

對縊

如是我聞京師有富室呂氏娶婦者男女並韶秀親串皆詫若神仙窺其意態夫婦亦甚相悅次日天曉門不啟穴窗窺之則各自相對縊視其衾已合歡矣婢媼皆曰是昨日已卸妝矣何又著盛服而死耶此獄雖皋陶不能聽矣按花庵中興絕妙詞選錢唐吳禮之字子和有順受老人詞五卷有陶氏者與王生情好甚篤計生

時雖暫爲萍水之聚而死後終必長離因于月夜共沈西湖賦霜天曉角弔之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癡騃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沈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事亦載西湖志然則天下固有此一種情凝呂氏夫婦既在合歡之後得毋亦爲情死耶

生祭

明崇禎十五年洪承疇爲我朝所敗時傳其已殉難崇禎帝賜祭十六壇御製祭文以旌之其後我朝兵下江南洪又經略江南川湖等省從入關有士人迎而請見

洪納之其人入而長跪出袖中御製祭文朗誦一過大哭而去

按承疇之才在明末諸臣中似猶可任以兵事史中所紀戰功亦有可觀者然黃梨洲先生嘗議其所敘戰功之多誣則有不可盡信者矣詹曝雜記言承疇兵敗時其子弟在家已刻行狀散弔客崇禎帝方祭十四壇而承疇生降之信至後金聲起兵徽州與門人江天一俱敗承疇諭令生降天一誦御製祭文以愧之其後從本朝歸沒于京師其子弟又刻行狀不復敘前朝事卽從本朝入關序起有輕薄子得其兩

行狀訂爲一本以作笑端云

明史文言崇禎十四年 大清兵圍松山承疇與邱民仰誓死固守外援不至芻粮並竭至明年二月巳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疇降民仰不屈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爲營葬命建祠都城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

熊襄愍軼事

全謝山集載始寧倪生爲予言其尊人曾從里中倉僑陳氏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熹廟時嘗爲獄官凡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

中尉其言襄愍自入獄一飲一食俱皆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異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去身每晚人靜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出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疏稿爲西曹郎所過曰囚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缺十一字聖朝安得有此怡然就刃時秦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所見但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泄密報魏閹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閹計無所出遂秘其事其九邊所傳之首非

頂顱也魏閹敗後公子兆璧連疏請公首歸葬蒲州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耳此說在明野史中但未之及吾謂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慘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親見者當不誣也蒲州大學士韓爌也

按史稾但紀襄愍保遼之功而不言其通術數惟于萬歷三十五年巡按遼東時歲大旱行部金州禱城隍神約三日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牌封劍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遼人以為神據此則獄中之事自非無稽也

地震

天變逃略五月初六日哈噠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裘
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
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推阻間
而震聲旋舉矣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方三
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而還遂遇六人拜揖尚
未完頭忽飛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粘
住猶動眉毛又粘在一處其六人者無恙
粵口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
兄生學生俱不見又宣府新推總兵在元宏寺街一響

連人及長班七人俱不見
所傳男女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長班于方震
時戴帽衣衿鞋韈一隻俱無一人因壓傷一腿臥地見
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脚帶掩者
有被半條褥子者有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
人又痛又笑
慶恩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客身衣盡去赤
體在轎竟爾無恙惟焉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然亦
僅見矣
長安街一帶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鬍鬚

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觔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縣教塲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金錢首飾俱有而德勝門外墮落人頭人臂尤多

先是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皁隸俱各皆迷有一皁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當差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傳異記宋熙寧中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西南來發屋拔木縣令一門及人民俱卷入雲霄中墜地死者

不計其數近道光庚寅之歲直隸一帶震裂不下千里壓死者以萬計然皆未有吹去衣服及支體者而此記言之鑿鑿如此攷明史帝紀及五行志並無五月初六日之變然明史前後多脫誤如天啓四年三月甲寅六月六日丙子京師地震帝紀及五行志俱有之獨志言三年京師地震者三而帝紀不載紀言四年三月戊午夜京師地再震志亦不載庚申夜復震者三而志但云庚申再震則其不足徵明矣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

起治其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惙謂其子曰吾寧得一當王先生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頓首救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饗秋泉奉金幣爲壽秋泉飲大醉歸歸逕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業踴躍解維代搖櫓抵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夢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肅客秋泉辭暮夜請得詰朝櫛沐登堂主人別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櫛沐爲强之入診脉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饌揖秋泉秋泉但搖手謝還舟解衣卧雞鳴酒

醒呼其家人罵曰愴奴觴乃公日某富人遲我久當夜赴之何尙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脈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審與藥乎吾眞大醉必殺之矣頓足促解維歸謂不去必受辱家人匆遽觧維而主人已遣僕伺秋泉問去郎入報須臾門啓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爲俄而主人踉蹌至入身頓顙淚下承睫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寢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紿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問且稔心猶怦怦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

驗乃爾秋泉乃漫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視其甑沿濕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原獲而居人呼爲醉先生云

外史氏曰此事見烏青志醉夢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illegible][illegible]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足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蚺蛇

水經註交趾金谿究山有大蛇名曰蚺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嘗在樹上伺鹿獸過輒低頭繞之有頃濡濕訖便食頭角三月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蚺不動時以竹籤籤

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一說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宏且長釆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讌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可爲賓筵珍味惜其蚕食鹿豕適足以供老饕之大嚼也

蚺蛇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取婦人弊褲擲地以首戴之俯仰頓撼甚樂捕之者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樁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椒欖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颭婦人裙褲招之蛇即昂首高五六尺來追人退入羅樁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轉身不便人持

棍擊之且擊且退數人迭出覘其首俯地則無懼矣每擊一下則皮肉皆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即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眞眞者值兼金此嶺南雜記所言與水經註合惟桂海虞衡志言蚺蛇大者如柱常出逐鹿食之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近蛇蛇喜花必注視漸近俯其首大呼紅娘子蛇益俯其首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奮迅騰擲道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一村飽其肉其法更奇然石湖所志率經親歷必非無據

又按嶺表錄異云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

即舁蚺蛇入府祗侯取膽余曾親見皆於大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不得轉折即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曝乾以備上貢即合内肝以線合其瘡口收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據諸書所稱蚺蛇力大若許必不可以生而致今觀此錄所載則取之固自易易其信然耶

南裔異物志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值牛數頭

禾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賃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唱勿輟輟則弗給値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喝喝不已遠聽頗足娛耳細思之令人欲笑

大言

少讀王莽傳凡自法禁號令以及名物郡縣莫不剽摹古籍以恣粉飾不獨彷大誥等著作也想見當時居之不疑如醉如癡之狀後讀孟蜀世家宋太宗遣王全斌等伐蜀孟昶遣王昭遠禦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此行豈止克敵當領此二三

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如反掌爾旣而與全城一戰於三泉而敗再戰於劍門兩被擒眞是寫成一篆纔自古此等妄人邦又不少南燕有王始者萊蕪人慕容德建平四年始以妖術惑人衆至數千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百官號其父曰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泰爲征西將軍帝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鎭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其自取族滅或問其父兄何往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臨死尙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

亡之國不破之冢耶矜刑者以刀㔉藥其口始仰天視曰朕卽崩矣終不改帝號也此其可笑尤甚與王莽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之言並傳

又宋孫穎鈔嘉泰開禧時郭倪位殿巖自謂臥龍復生遇金兵潰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二語陳景俊爲軍漕譏之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旣潰卽富平之敗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時彭法傳在坐語人曰此帶汁字借作贓諸葛也

陸世科

鄞縣陸世科爲諸生時嘗館於邑中一富室值黃霉命館僮焙被僮轉付婢攜就主妾房中焙之至晚來帶主

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欲睡展被始見拋之帳頂後主人
入齋中見之伺其出袖之以去迨更深密令妾往扣其
門而操刀隨之世科問爲誰低應曰妾也世科曰焉有
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者乎又令再三懇之曰第開門
妾自有說世科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
與主人同來如再不去當即捉付爾主勿嫌見辱也主
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即應之曰請開門小弟在此旣入
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無懼出鞋示之備述所
以世科笑曰幸我無私否則已汚君刃矣明日遂辭去
後登萬歷已丑進士仕至大理卿是時人多附魏閹公

獨特立不阿以完節終事見烏青志或曰此事已見子不語彼作鎮臺某不知孰是余按警心錄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守正爲諸客所惡內侍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幷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應繼以大怒賈方知其無他勘諸姬得其情由是深契淳祖後有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與此正相類意當時或有有意爲之者不然或有搆之者歟據錄中所載則其出于依託未可知也

猩猩

非非子曰夫林密淵深魚鳥自有樂地而卒爲人所制者貪其餌也水經注猩猩形若黃狗又類貆豘人面頭容端正音聲妙麗楚太原王綱曰猩猩好酒及屐里人置之山谷常數輩爲羣見酒物知人張設取之知張者祖父姓名詈曰奴欲殺我亟舍爾去也卽復還曰姑嘗酒迨醉取屐著之卒爲人擒焉放翁詩已醉猩猩猶著屐入秋燕燕尚營巢此物愛酒與屐他書亦言之歷歷當不虛也

案唐人小說載安南武平州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擒百數同牢

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時餉封溪令以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籠中語曰惟有僕幷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蓋此物之靈慧如是其勝于陸機之黃耳傳書多矣而卒以愛酒與屐爲人所制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信夫然豈獨禽獸已哉

燕妬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其雌爲貓所斃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選偕一雌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墮地至晚諸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桌耳實蒺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猶疾其前雛如此而雄不悟悲夫

去年仲夏沈荔堂家遺香書舍中燕已育雛一雌爲蛇所噬越宿其雄偕一雌至相與哺雛未幾蛇又至時雄出未返雌驚起啄其目蛇甫吞一雛入口不能反噬急吐出蜿蜒遁去雛已垂斃雌覆而翼之間哺庭中旱蓮草哺之未幾遂愈然自此雌偶出必速返朝夕不離於側蛇亦絕不復至是此雌又能爲諸雛之義鵑也

戒貪

金樓子齊桓公臥於柏寢白鳥營營飢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

有不知足者長吁短吸而食及其飽也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余嘗見蚊有腹已果而作紅色者其尾血滴不止而吸食猶未已也驅之則棲於屏案間不能復飛斯時不知亦悔其饕餮太過否

師戒

里中有走無常者嘗一臥數日一日乍醒遽問其家人曰吾里外科岑氏子昨已死乎家人曰然君至冥中亦見之乎曰吾昨於嶽廟城隍廡下見鬼卒拘岑至城隍拍案怒曰汝在陽間做得好事岑叩首涕泣曰小人生前並未敢造惡城隍怒曰觀爾麞頭鼠臉胷中豈有一

點罢奈何旣以牛醫殺人更託名教書賺錢財而誤人子弟乎命鬼卒拽下予杖岑復叩首曰小人雖託名世醫然從無過而問津者勢不得已借入命爲飢寒所迫權行訓蒙度日自分生平所讀止有一部四書又大半句讀不全故所取修金極豐不過二兩大約不過來傭與卒目不識丁者之子弟願相從受業彼亦只圖省費無意深求若四書以上小人亦不敢妄教故猶不致大誤城隍色少紓顧判官取冊檢視至岑首一行注曰綿蠻讀作變黃鳥城隍怒曰此輩只合轉入畜生道中耳又檢至下一行注云如惡惡皆讀作屋臭如好好皆讀上聲色城

隍笑曰二字如此讀試問作何解岑曰此當讀爲四句言如其爲惡須如惡臭斯爲眞惡如爲好人須如美人斯爲眞好則善惡之意皆誠矣城隍曰然則後文惡而知其美者又作何解岑曰此惡字當讀去聲蓋惡之爲物天下未有以爲美者但據本草則人中黃之益人多矣夫其味美於囘也故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城隍罵曰音類汝平日以此教人倘謂未嘗誤人焉遂命罰作狗忩其食惡以償之岑復叩首曰小人生前以飲吹氣人中多裝火每當齁喘作其苦萬狀願大王垂諒罰作一牛城隍詰問曰此又何說對曰小人向讀千家

詩有云赤日行天牛不知惟牛能不受暑熱也城隍大
使令鬼卒曳下先杖一百仍押回里中俾投生爲牛爲
諫徒者示警云家人皆未信次日聞比鄰畜牛生犢往
覘之果然戲呼其名犢輒昂首掉尾而鳴若應聲然

牡丹

日知錄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三年元
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爲牡丹凡歷
代以來所刻之書皆牡丹之類也文樹掌錄紹興九年
金歸我河南地商賈擕長安秦漢碑刻求售於士大
夫王錫老得一碑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

何代碑乎王不能答客曰我知之是名沒字碑一笑而散今之賞鑑家大率皆沒字碑之類也

柳畫

乾隆辛丑十月蕭山陸敬軒爲丞城尉署中舊有柳樹一枝年久半槁命工伐之其中紋畫如淡墨寫成左右峰石陡削懸崖之上有松一株藤纏纍纍老樹一株枝葉皆側理下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宛然其左手納袖中着胸前右脚前行露其舄左脚隱衣下迴顧若聽泉狀雖妙手寫生不是過也從來木理之成文者有影木之類乃得之柳樹中則又聞所未聞也造物之

巧豈可思哉

又康熙壬寅京口擻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鋸開則木之立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持南福緣菴中此似有神物憑之者尤奇

閩人吳玉長璧嘗適杭適金中丞家招宴庖人烹圓魚旣熟剖之一肉觀音首戴金帔像白衣妝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拔足踏芙蓉一朵座客無不驚惋遂命覆羹此事見樊榭東城雜記豈眞大士現身以爲殺生之戒者歟其他如酉陽雜俎載煬帝食蛤中

有一佛二菩薩像唐文宗時鼈中有觀音大士像續夷堅志載史浩食蛤中有二佛像螺髻瓔珞足踏蓮花異談資諸載邵崇翁剖蚌中有羅漢像雋區言雙林鎮民剖蚌中有珍珠八仙夷堅丙志載鄭伯膺於楚州蚌中得觀音像妙相端嚴楊枝淨瓶備具又於蟹腹內得鬼判毛髮森立怪惡可畏堅瓠集言遂昌縣民剖鼈中有比邱端坐握牟尼珠衣履嶄然唐詢家雞卵中有菩薩坐蓮花凡此猶曰仙佛現身以示殺生之戒至如他書所載蠶繭中有小佛像狀如入定觀音雞卵中有獼猴甲此類則又何說蓋妖異之興終非常情所可揣測也

湖市

嘉慶庚午四月高郵縣西門臨湖石隄傾圮河帥委員修築有州署幕友夏友香者督工役往來隄上日將暮矣忽見湖中城市宛然林木繁茂斷岸一帶小橋亘之橋旁有斥堠列柵拒馬咸備橋上有人持板傘作迎風急走勢而柳陰之下二驢嚙草於其間惟時落日沉山暮霞四起適當湖中城門闕處金碧蔥道沿隄水紋如穀與夕陽相激宕光怪陸離不可名狀城中炊烟縷縷傑閣嵯峨浮屠高聳鐘聲如在耳也晚風乍起而所謂城市林木橋亭樓閣者漸淡漸遠頃刻盡滅然已踰數

刻矣嘗聞山東登萊有海市四川青城有山市今
此處更有湖市亦奇觀也

冰山錄

分宜籍沒有爲冰山錄以紀其事者王仁裕開元天寶
遺事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取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
者有大名有勸彖修謁國忠可圖榮顯彖笑曰汝輩以
爲楊公之勢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
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人以張生見
幾後年生及第釋褐華陰縣尉時令守皆非其人張生
有吏道每有中舉守令輒抑而不從生慨然曰大丈夫

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中使人抬頭不得遂拂衣歸遁于嵩山錄蓋本此義

泰山

或言泰山没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碑銘及玉版檢金泥之屬昔有一巡方惡其疑衆命撤之甫動其蓋風雷驟作說似近怪然其中有物無疑顧甯人則謂史漢但言立石而不言刻石足見讀書心細然隋書經籍志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當即指所立之石是此言亦未可據爲定論也

夷俗

高麗圖經言其俗往往男女同川而浴而西南苗夷踏月之法必先野合生子而後成婚以爲夷俗之難以廉恥喻也顧其間亦自有所謂廉恥者粤西猺獞山居者婦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男女時亦相雜或觸其私不忌惟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此一種節義也暹羅之俗遇華人有與其婦通者則其夫皆喜以爲榮或邀之共飲謂其妻美故華人愛之也此此一種見識也又聞暹羅男陽皆鑲嵌鏡貓珠玉富貴金銀貧則銅錫行則琅琅有聲婚娶羣僧迎送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謂之利市臺灣土番其人不知歷日無祖先祭祀自父母外無伯叔甥舅之稱童生女

不重生男不論有無生育往往互相交易暑月男女皆
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㓜若弟妹子女略不羞避
此又一種分别也若夫烏滸之人娶妻而美則讓其兄
羅鬼之卒新婦見舅姑不拜裸體而進盥謂之奉堂則
居然習於禮讓矣
西洋文郎馬神其俗不淫奸者論死惟華人與夷女通
則削其髮即以女妻之不聽歸也昔有人殺其夫者其
妻控諸邑邑令怒即以其妻妻之曰使汝妻亦守寡其
斷獄之法葢有所受之也

雙林凌氏

常熟沈孝子者墓誌鼎革時嘗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其糒母不與盜怒將殺之孝子泣而求代並舍之鄰失火延母寢母病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反風火息後母年八十餘遘危疾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凌某在雙林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脫然愈見望溪集言孝子之至行足以格盜而感神也而凌氏之以針灸名其家也豈偶然哉凌氏子孫蓋世其業至今云孝子名育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年九十四雍正間翰林編修淑之祖也

附錄碧里志存凌漢草湖州人成化間針灸神靈擅

名吳淅雨浙名賢錄稱其慷慨負義氣見人之病如痛在身有延之者昏夜風雨無不疾赴砭石所投諸恙脫然每辰起門啓輿疾求治者日數十百人貧者未嘗受直故身死之日家無餘資

楊園先生

楊園先生葬其親既卜兆而村民阻葬弗克因厝柩於莊命佃戶居守盜至縱火焚其莊災及兩柩及罪人既得斬首祭墓而先生袒衣用粗麻終其身嘗尤介錫幼而能文負笈從遊言規行矩甚相得也先生以女妻之及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先生而效焉屢訓

弗悛其後買娼爲妾先生女素嫻閨訓引詩書以諷諫婿以其逆耳與妾謀鴆殺之先生往哭見其被鴆狀訟之官褫其衿逐其妾卒未正其殺妻之罪也而先生自予死後其孤孫亦相繼夭殂後嗣絕矣

外史氏曰陳古銘先生曰梓年二十侍姚藝庵先生先生篤言下懸不移如尤婿玷楊園而周婿又玷誠庵其擬相者楊園也此亦先師痛心事然天下固有不可化誨之人一殺妻一爲盜於兩先生何病哉此論固然然如楊園先生之所遭何其酷耶余嘗與夢廬論之夢廬曰是則所謂命也嗚呼其信然耶

按先生年譜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年二十四館顏士鳳家時東南文社方興先生與士鳳相約毋濫赴但與同學數子邱衛蕭文行相切嗟而已然先生自與嚴穎生邱季心莪渝安諸君子遊往往以舉業爲戒或有延課子弟者相牽辭不赴以其爲功利起見也年六十姚攻玉瑚偕其弟璉謁先生於張珮葱齋中適語溪以東皐遺選數十冊託珮葱發出舟子負上連呼重甚先生戲語曰此未必重吾以爲輕如鴻毛耳姚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而無妨耶抑必屏去而後可從事耶先生正色曰詩有之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蓋其持已之嚴

如此

又先生與吳寅仲書曰天與仁孝知有勿藥之書讀終天一記輒爲泫然不已眞與蓼蓼者莪同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冰如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爲難而申之曰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人子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也願與仁兄終勉之耳

水月庵

武林艮山門外水月庵卽水月老人故居老人姓孫名文字文石號水月會稽諸生國變後隱於杭榜所居曰

梅園性恬靜一介不取閒爲長短歌詞問其年嘗稱九十鬓盡禿人多以僧呼之瀋陽范忠貞公幼時老人嘗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及見之及忠貞撫浙太夫人言於忠貞物色得之屏騶從往謁談論數四時西溪多虎公告之故老人曰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怕爇及忠貞任閩督老人送之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後忠貞竟死耿難人始悟其前知爭就之老人厭惡避去不知所終士人思之改其居爲水月庵肖老人若僧像奉之爲香火院池北偶談稱爲水月和尚

外史氏曰熙朝新語亦嘗載此事而不及耳後火發語

語弁不詳其生平爲明季遺老也夫事由前定老人已知之矣而卒不肯屈節于新朝亦猶龔詡之不仕成祖謂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古來忠臣孝子豈肯以時命之故移其志哉

腹語

聊齋志異言有一盜被刑數武之外猶旋轉而呼曰好快刀此只極形刀之快耳嘗舉以語人而人皆笑之按明史楊維斗傳國變後先生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則聊齋之說非誣也又漢賈雍爲豫章太守與敵人戰喪元猶帶弓擐甲挾馬歸營問衆將曰有頭佳乎

無頭佳乎衆將曰有頭佳𤸫腹語曰無頭亦佳凡此亦如醉者墜車不死其神全也

嘗聞唐花卿爲劍南節度使命討段子璋平之其後出師以單騎出賊陷入重圍喪其首猶臨溪沃盥有浣女見之曰無頭何以洗盥聞言遂仆此神散之驗也

又太原王穆至德初爲曾旻部將于南陽戰敗賊騎自後追及以劍斫穆頸筋骨俱斷惟喉尚連初不自覺死食頃方悟而頭在膊上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

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而所騎馬初不離穆穆方一
足踐鐙而左縛髮係頭懸懷中夜復蘇復緊髮正首
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因得上馬馬亦隨
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捧兩頰行四十里穆庵下散
卒數十人尋行見之扶寄村舍尋載適值穆於城中
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續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此則
頭落數次而可續也尤奇

嘉慶初苗匪煽亂楚蜀官兵討之戰于香爐坪賊敗
有賊目爲官兵所殺頭已落猶手持大斧作迎敵狀
頸中白氣一縷沖起徑二丈許踰時乃仆此或有邪

術焉又非尋常所可同語矣

劉子壯

劉子壯字克猷湖北黃岡人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屬文奇肆中崇禎庚午舉人領薦後夢神告之曰爾須朱之弼作房官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包經其門一童子特秀出執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朱之弼大驚隨至其家其父乃開柴廠者贈筆硯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盜之亂不赴春官及　本朝順治己丑會試朱之弼已為分校得首卷即劉也亦見熙朝新語讀此知窮達有命遲早亦有定數為之慨然

熊伯龍

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己丑科　世祖臨軒策士命勿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　旨親定一甲第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傳士林艷之

庫中畫

明大內有畫藏庫中累朝不開至崇禎時上欲開視璫以從來未開爲言而上意甚堅璫不敢逆遂開之無所有惟後小紅箱一隻捧至上書崇禎某年某月日開上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及啟視止盛畫三軸其一作無數

軍民相反背其一則無數官吏士民倉皇逃竄之狀上曰噫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披髮赤體懸於樹上其貌則儼然御容也羣璫動容上慄然不懌而出

亂書

崇禎時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召即至至是久之不至良久或帝下臨亂批云天將俱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以天將降生意欲何爲尙有未生者否批云惟我輩等候受朝深恩不忍下降批畢寂然再扣不應矣

五人

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八千里其疾如飛每爲海鵠所食其人性極機巧乃刻玉爲已狀數百成羣聚於荒野水次鵠以爲小人也吞之而死後他鵠見眞者反不敢食今世之傳虎以翼而食人者多矣然其中豈無玉人焉惟食之者之智不如鵠故往往饕餮相連而不悟不免爲小人所誤耳

天主教

天主名耶蘇大西洋人自萬歷間有大西洋意大里亞人利瑪竇航海九萬里抵廣東之香山澳始傳其教於中土其言謂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

一名拂菻即古大秦國於時爲漢哀帝元壽二年歷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卒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餘年矣天主乃肇生人類之邪帝嘉其遠來給賜優厚遂於京師宣武門內建天主堂藻繪詭異供耶穌像右聖母貌若少女手一兒耶穌也于是其教大行相傳願入教者其師令服清水一盂心遂迷惑乃予之白金五十兩故投者甚衆其歸也必令家人毀祖先牌位遺神門神之屬而專奉十字木架遇物作十字形者即不敢褻若奉教者物故其師輒遣兩人至屍傍唪經以布掩屍覘殮訖始去或以爲竊取兩目瞳子故也嘗有人

貧甚稱貸無所稔知入其教者可得五十金乃預戒家人俟得銀而歸灌以藥物使吐後其人受教歸果欲毀神潛奉十字架家人縶其手足以藥灌之始吐清水最後滲出一血團乃止其家人將血團貯於水盆經宿血散中有一物不散乃成人形鬚眉畢具細視其狀即受教師也

大膽

吳應箕傳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時有吳漢超者亦起兵與邱祖德麻三衡諸軍相合連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明年正月襲

南城盧國夜緣南城登兵潰城中拔首事者漢超已出
城念母在且恐累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膽長三
寸如是則姜維之膽如雞卵又不足言矣

項王走馬埒

石柱記弁山舊有項王飲馬池繫馬石走馬埒朱少師
著異云項羽避難吳中過大溪有異物早暮以尾卷人
畜食之羽跨其背一手扼頸兩足夾其腹一手抱樹連
拔大樹數章天曙視之馬也遍體黑龍紋遂以名溪今
之龍溪是也明鄭明選詩項王昔走馬四面黃金埒時
衰騅不逝悲歌對紅頰

續集卷二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子壻桐鄉張光錫校字

無支祈

古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驚風迅雷禹怒召百靈命應龍搜逐之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形若猿猴縮額高鼻靑軀白首金目雪牙伸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疾倏忽不可久視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持戟逐獲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山海經云水獸好爲雷雨禹鎖之軍山足下其名巫支祈即其物也唐時有御史欲見此

掣出郭人偏摸其所抓得之用牛六十四頭以盤車拽鎖出之鎖將盡怪躍空中大叫一聲如霹靂鎖連人牛俱沒吾鄉都御史唐公世濟曾為淮陽御史嘗為笠澤周孟侯言之

按水經注言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見形乃一獮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執之鎖於龜山之下堅瓠集明高皇過龜山令力士起而視之因拽鐵索盈兩舟而千人拔之起僅一老猴毛長蓋體大吼一聲奔入水底

酉陽雜俎明皇封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皆遷轉一級惟鎰因說驟

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明皇見鎰官位騰躍問之鎰無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以婦翁爲泰山其自此昉乎

人面瘡

昔江左一商人左膊生瘡如人面初無所苦飲啖如人或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凡物必食食多則膊上墳起似有胃在其中者或不食之則一臂痹矣一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目商人喜曰此物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而愈

陳句山

陳句山兆崙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初荐舉入翰林官至順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有才美愛不去口有以詩文請質者備極獎借故人樂親之書法蘭亭取意簡遠梁山舟侍講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公元龍陳句山先生兩人而已

瘞蠶

邑中伍氏每歲養蠶其年因蠶多葉少飼之不繼乃瘞蠶十餘筐於土窖中命家丁三人仍駕船行市桑葉歸途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三人大喜載以還路徑皂林

巡司異其船小而用兩櫓急駕追捕之搜檢別無他物及頭顱有人腿詰三人皆茫然不知所以巡司即縛解按察司拷掠備至詰其身首所在三人不勝鍛鍊漫認云見埋在家隙地内即飭隸卒押至其家發之蓋即瘞蠶處也而蠶皆不見惟一屍身體俱全只少一腿詰驗既符遂以三人及家主俱抵罪事見烏青志

外史氏曰夫天地以好生為德瘞蠶者心固忍矣然當蠶多葉貴之時今亦有瘞其蠶而以其葉售者矣未聞其輒受慘報也而伍氏乃獨有此奇禍蓋其殘忍如此則平日之積不善必有甚於瘞蠶者是其冤孽所由當

自有所在矣嘗聞父老言昔有一村農以葉貴盡棄其蠶而其子婦乃私藏其蠶數筐農故有桑地數畝葉尚在也其子以無所得葉乘夜竊往采之農適在地中巡守昏黑之中誤為他賊挺槍刺之立死既而知為己子也悲恚自縊死而其妻及婦號哭至曉亦就縊以死一門斬焉夫村農之刺其子也固未知其為子也然試思即在他人亦不過竊取桑葉之賊其罪亦何至於死而必戕其命焉其凶忍為何如乎天之假手以殺其子也報施之慘豈不可畏哉

按棄蠶事已見皐甫枚三水小牘但彼為新安縣維

澗店北村民王公直其鬻桑也得錢三千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洒地詰之公直對以所市且請搜索旣發囊惟有人臂若新支解者乃送於居守居守付河南尹鞫之公直以實對尹判差役領公直至村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埋蠶別無惡跡及發蠶坑中有箔裹一死人闕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以白府尹尹謂公直雖無殺人之辜而蠶爲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勸絕與殺人不殊遂命於市杖殺之與此畧同志所載益得之傳聞者也

償債犬

邑中某嘗畜一犬每夜輒涉水至河南某氏家守宿一日某呼犬詈之曰汝食於我而爲他人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某夢犬人立而嗥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故每夜往守以償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至曉某呼犬至前以十三文繫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戒遂帶錢往擲其家而返從此更不復去後某以採女更深醉歸失足溺池中犬大嗥躍入啣其衣拖至岸上跳而至家以首撞門主母驚起隨至池邊見某偃臥未醒

扶至家迨晚乃蘇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誓必報德今果不食其言矣越數月家中不戒於火舉家方熟睡犬復走某腹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燄幾將及屋矣急救得熄後犬死主人以棺埋焉此楊園先生果報見聞錄所記也噫夫犬也而能不忘所報如是乎是殆獸其面而不獸其心者歟余故節書之以爲世之負恩而背主者戒

喪堅志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其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

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去之鴨群雜於旁遺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值恰三百錢蓋負人而不敢忘報雖禽獸往往有之奈何以人而不如禽

平

剝皮

崇禎末一術士言熹廟時嘗遊都下有五人夜飲旅舍一人大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方熟臥忽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人

並入見所擒者手足俱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此見於幸存錄者烏乎忠賢之兇毒誠亘古所未有矣然亦有威力所不能及者耳新言丁卯三月忠賢誕日公卿臺省咸集忽有道人幅巾布氅藤杖麾拂踵門請見閽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伺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覿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閽者不敢報舉瓜椎斧鉞指其頭顱且

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李令壽曰君他日當貴此耳
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言此道人求見不
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
日復得相見于此今公富貴極矣寍相忘耶忠賢大怒
曰妖道敢肆狂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鎖付鎮撫司
嚴審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
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
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欺乎吾當看汝寸磔
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手振躍綁索俱
斷兩袖拂空舉座咸驚驀地不見此與續虞初新志張

獻忠設朝時之狗皮道士皆足令逆賊兇威無所施差快人意耳

案剝皮之說從古未聞惟野史載景清欲行豫讓之計成祖搜得劒命剝皮楦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繫忽斷爲犯駕狀乃命藏于庫中然景清之死其說固不一惟張獻忠嘗用此法若所剝之皮未竟而其人已死即將行刑者剝皮蓋未得其法耳甚哉魏奄之殘酷誠何異獻賊哉耳新又言魏奄發塚凌遲時身屍未化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若留以待天刑者

仙方

七修類稿元末桐鄉後朱村徐通判素墓洞賓朝夕供禮一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偶見淨水壺下白紙一幅上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王一觔足四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爲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爲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以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傳婿沈氏至今以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沈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支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徐院判還聞其藥今加穿山甲當歸鬚金銀花矣然大黃既多不問陰陽之疾而投之恐亦有害而源源往來又獨

於佫樹下者驗豈非天之所與歟云云然沈氏余於嘉慶間嘗見其中衰矣嘗其盛時有名耿文者尤精外科一時有華佗之目及今醫道復興雖百里猶相延致亦不聞其專以此方療人也若今之業醫而尤著者名燕卽余親家張夢廬先生之徒也

耿通

本傳言當時給事中號敢言者通與陳諤舉朝憚其風采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

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謂性詼譎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日乃死死於大饑人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饑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蓋瘞人者以土掩至胸前則氣悶氣絕若僅露其首必有刻不可耐者烏能至七日而不死乎

陸忠毅公傳贊

林璐曰公母初孕時夢神人羽葆鼓吹從雲際直墜入懷始生公公少時丰神英毅博學擅江右文成四方目之曰西陵體及登賢書于太保忠肅入夢與語語多秘人莫有能解者沈君鼎新暴卒而蘇言見公與某某友

副冥司決事如王新建故事烏乎忠孝人極也惟不愧
乎人斯乃可以為神烏足怪

按公名培字魁庭號曰韶史籍錢塘兄弟六人行折
叔偕與公先有聲公兒時即向氣節意思小忤輒流
涕誓死丹衷及太母極愛憐之既長兄弟名盛著與
婁東雲間倡道東南陳給事大樽嘗曰某與陸氏家
如孔融在紀羣間矣年十六補諸生已則舉於鄉拜
太母堂下母喜曰汝父汝叔歌鹿鳴如昨日吾年垂
八十猶見汝成名國恩厚矣勉之明年成進士公丰
稜峻整平易從門讀書與諸名士切摩為古文辭後

遍海內好引掖後進然喜面折人過雖賢者見之無
屏氣逡巡避去嘗與陸君驥武容林鼓甫方正學爲
徐偕功臣廟客贈陸君以矢陸士賦詩公慨然爲續
州然觀陸君果寛鹿鞯所樹立以君之才當上馬殺
賊下馬[illegible]作游俠人竟坐逆旅日讀史酣飲經月
一夜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引長歲甲申逆闖
犯闕北向長號思攀龍髯其婦亟止之曰君素讀書
不聞晉宋間事乎猶有待未幾赴建康拜行人司副
熊給事汝霖持節祭淮藩熊負直諫聲與公談時事
益痛哭明年乙酉亂兵潰江上公兄弟奉母居鹽官

公命其子繁弱從省會囂然公遂避入黃山之栖塢經故人陳君廷會居握手流涕曰行將別君頃君止之公門卯死無益國家聊以塞責至家婦勸左右守公公笑曰死豈可復生乎吾毋春秋高當避桃源抱犢耕矣既乃闔戶自經爲客救免又一日晨起呼筆硯衣帶北向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襪繩授二僕曰君屬卯乃公意便可相成遂上大床坐從容就經而卒几上留書三函一奉母一遺兄弟一別故友年二十八婦誓死從公自樓墜地者有神持之者又仗經旬不死姑哀語曰是天欲生汝也違天不祥乃

不死公兄圻弟階亦皆能篤於風義蓋遺民也公死未踰年陳給事就縛衛身沈淵死御史中丞潛夫陳公攜妻妾赴激湍死陳公先以倜忤於俗俗公移書責之者也熊公入閩爲鄭芝龍所忌與其子俱沈於海遷客自海南來言姚公奇允自刎其頭死矣方公移書御史時奇允曾勸止之而公弗善也而卒俱死焉乎如四人者可稱公死友時同郡王別駕道焜聞公死亦死江東贈公謚曰忠毅董戶部守曰兩人同死豈以道焜非進士耶乃得謚節愍云

巽識

楚中一孝廉自山中入城因有虎患以兩傔戶持鐵叉自隨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兩人救孝廉亭前樹上挺叉迎虎而鬬虎斃又一虎偕二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方驚悸俄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齧三虎三虎伏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嗅而不食須臾至樹下望孝廉大叫聳身一躍忽墜崖下藤蔓中胷之空中不能脫孝廉惶駭自念待死已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叉刺而殺之持送縣令某某取其皮爲領雪不沾衣夫苛政猛於虎酷吏之肆虐實皆貪心之所致若此物既已食三虎矣而猶

貪而不知足以致自陷羈縲其亦可鑑也已
按此與博物志所載胡人來獻猛獸如狗者略相似
然彼只稱能食虎而此幷欲食人矣又逸周書言䶂
犬能飛食虎豹而此又似不能飛也果何物耶
王漁洋隴蜀餘聞言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
豹山僧恒養之以自衛按中華古今注渠搜國獻䶂
犬能飛食虎豹此以䶂犬為角端也余按逸書王會
解渠叟以䶂犬䶂犬者露犬也蓋即䶂犬之別名初
不聞有角端之稱爾雅驨似馬一角麐麕身牛尾馬
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是角端固即麟之屬奈

何與脫犬併爲一談乎

又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獻一物大如狗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豹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謂虎欲低頭作勢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溺背作虎而虎乃閉目低頭偷偷不敢動搦鼻下其人披虎皮尾其獸顛之虎輒閉目余嘗聞　先人言丈人畜有狗狗之形小於常狗虎見之輒伏不動狗乃隨其外遶之則此虎不能出外一步矣殆即此獸也

殿試卷

武進縣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公官禮部時
自取出藏於家迄今尚在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
有橫直疎絲行殿試但有直行推其立制之意蓋以對
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疎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
試所對策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矣又乾隆五十
年以前同考官猶以經藝分校而試帖詩題在第二場
今則移于弟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其不以五經分
房者以士皆習五經也然余嘗見先輩專經者其于所
習之經必有手鈔本其間考證源流貫穿經說幾于習

一經而五經皆通今則講章時藝而外槩置高閣往往入場時問以此題出自何篇而茫然矣可勝歎歟

附錄康熙三十九年給事中滿晋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議上命錄示巡撫李光地胡鵬總督張鵬翮郭琇李光地疏推廣科場三條學校四條其末言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剿襲雷同僥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 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至其時幼稚見聞一新就中頗明古義此以小

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誦終非已得宜令學臣于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成就與録取如更能成誦三經及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性理通鑑以斷宏通之士疏入仍下九卿與張鵬翮等三疏參合定議其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為額此出自　上意光地特贊成之

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義一併命題烏乎自明以來士習之壞江湖日下附録此議以見國家立

法未嘗不善而有治法無治人以致積弊不可復返而其法亦旋廢不講安得如數君子者而挽之使進于古哉

又戒庵漫筆曰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稿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其姻家所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王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版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楊子

常舞日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鉤玄錄始旁有批
點自房王仲觱士始選程墨至巳卯以後而坊刻有四
種曰程墨則十子與主司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
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
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于蘇杭而中原
北方之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
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人才而他書一切不
觀昔邱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已謂士子有登科甲
全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
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

之道予嶔然與公荆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此日知錄所以歎也余按文莊所言則當時已有房稿今聞更有東去天崇國初于不觀者無論嘉隆以上矣此又世風之一變也

推背圖

雜史傳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

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命取舊本凡已驗者皆焚其文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今之所傳所由紛然雜出歟

宋宣和初尚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又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皆逃避背鄉爲金虜去亦應此讖也豈在推背圖哉

李自成

何璘澧州志云李闖之死野史載通城羅公山明史載通城九宫山其以爲死於村民一也今按羅公山實在黔陽而九宫山實在通山縣其言通城皆誤也有孫教授爲余言李自成實竄澧州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復乘騎去獨竄石門之夾山爲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傍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有碑乃其徒野拂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一老僧年七十餘尚能言夾山舊事云和尚順治初入寺事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復有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號野拂江南人

事和尚甚謹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餘終有遺言於野拂彼時幼不與聞寺尚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顴深顱鴟目蝎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正同自成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自稱新順王其自稱奉天玉和尚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野拂以宗門爲律門弟子事之甚謹豈其舊日臣相與左右者與明史載九宮山鉏死之自成亦云我兵遣識者驗其屍朽莫辨而老僧猶聞謦欬其西音又足異也

右李自成墓誌江賓谷名昱志所著據澧州志以駁明史通鑑之誤則羅公山之謬更不待辨其所徵引亦

精確但據前史所稱則自成之死於村民無疑其言村民既鉏死自成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疑為自成其說原非無據此老僧既能知和尙入寺之始及其卒時年月必能記憶其面目惜當日孫教授未及一問其詳也

按何騰蛟傳李錦（自成從子賜名赤心）後高必正（自成妻高氏弟）之歸騰蛟於荆州也騰蛟上疏言元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雖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固辭封爵不允是當時亦有疑

其未死者故本傳兼存　大清遣官驗尸之說與豫英親王奏有降卒言自成竄入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屍朽莫辨者合然果其未死則所稱得龍衣金印而眇一目者伊何人耶

徐珠淵

施彥恪施氏家風述畧續編曰庶母徐氏名珠淵字善懷廣陵人年十三歸先君先是有北官欲納之泣曰彼富貴家巢㝍紈袴習也兒何歸乎兒願得侍文人爲東坡之朝雲足矣先君聞而憐之聘焉四年舉一女貧窈遂不復孕歲己未先君改官侍講庶母寄詩有老天若

解妾心苦北地風霜畫轉南之句繼母李宜人命淳兄
奉之入都又三年先君疾兄適咯血歸予亦南還庶母
焚香籲天刲股以進且誓于神曰主翁年平德積于躬
縱必不起亦延待其子一訣乎否則以儒林偉人死垂
婦之手主目不瞑矣因長號躄且如是者三晝夜丙夕
有白光如匹練白屋上落有奇香起榻前先君忽甦自
是始能粥食癸亥三月二十七日事也予聞報奔視又
七十日先君歿庶母朝夕哭奠如生五年如一日卒悒
鬱以死遂與先君合葬于螺螄沖庶母能詩每自焚其
稿死後撿得數首附見學餘集小粉場雜識珠淵嘗有

寄北詩云風緊牽離別燈殘人未眠此身無羽翼安得
到君邊慁山寄和云莫怨經年別天寒耐獨眠老夫魂
欲斷夢不到君邊又和寄小鏡詩曰白頭相許偕青鬢
天意驅人不放閒寄到菱花將錦字斷腸獨自照愁顔
按先生詩文皆溫柔敦厚品如其人無非眞性靈所發
撰故其道學風流原屬千古情種宜得是人而珠淵之
情深如許眞不愧先生之朝雲矣

毛文龍傳辨

文龍之襲取皮島以牽制　本朝於當時制敵之謀不
爲無功然自其建閫島上抗衡　本朝每戰輒敗而其

糜餉違禁殺降諸罪案當時朝士屢言之斬崇煥所
而數十二罪亦言之鑿鑿則其跋扈要挾原有可斬之
理故當天啟二年廷臣大議經撫去留張鶴鳴獨言王
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爲用遼人爲兵者必潰是其驕
蹇難制可知而崇煥傳亦言東江形勢雖足牽制顧文
龍本無大略往輒敗衂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
賈販易禁物無事則粥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即謂其罪未至于叛而雙島之會崇煥先與議更營伍
設監司而文龍怫然不受崇煥決意斬之此其殺身皆
由自取特是崇煥之專戮原足與人以口實傳中敘殺

文龍事與正史小異而筆力稍弱措語蕪而近俚其
敘從膝耳語數行及後文同徼百刀之誓數語直似小
兒學扮村劇然蓋因崇煥傳有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
誅文龍者誅臣及傳末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悟殺崇
煥之言而附會及此竟說成一重果報不知崇煥之誅
本由錢龍錫主定逆案故忠賢遺黨遂以擅主和議專
戮大帥陷崇煥以及龍錫耳而思陵誅崇煥時亦中於
本朝之間然即此足見崇煥之實心謀國致爲 本朝
所忌逆黨所不容矣故其禍甚也史言天下冤之而謂每
肉落一塊人競買食之即崇煥生平何至於是豈先生

只爲文龍後裔歟然此傳本欲爲文龍洩憤而不知已流於小說之無稽也至徐泉一嘗爲熊廷弼頌寃其入告則正之上也其疏具載廷弼傳內而此疏獨不載則史部節作者所依託而爲之歟然當以正史爲據

按烈皇小識言文龍憚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於清願捐金三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已成約矣袁崇煥之督師出關也上召問方略對以五年可平遼及履任規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已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喇嘛僧回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爲負約

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閩兵爲名直造皮島文龍置酒高會次日進謁崇煥亦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即座中擒斬之時文龍在營嚴整衆亦不敢犯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後清來索賂崇煥特疏請增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此一勞永逸之計也廷議皆執不可遂聽清入犯致有遵化之變是崇煥之斬文龍本爲爭功起見而本傳不載或未見此職歟

附錄毛文龍傳

毛稚黃作毛太保傳言文龍以萬歷四年十四日生

于錢塘松盤里美鬚眉目炯炯如電爲人落拓不治生産好談兵嘗與人羣飲酒樓酒酣拍案曰不封侯不罷休衆皆笑之年三十走燕中不遇又走遼左遼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軍官漸至都閫後以王化貞薦授空扎數百道得便宜行事時天啟元年也公于是率麾下百九十七人東據皮島皮島者故朝鮮地四面皆山陡絶惟西面一隅可通舟楫公得之金復海蓋諸州皆震朝廷遂以公爲正總兵賜尚方劍進左都督又加封太保封三世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于是公益自奮勵築城修樓櫓立火炮爲守禦具又建府

鐵山立文廟設學諸生得附北直隸山東鄉試有中式者屯田鑄錢通商船爲長久計遇敵敢戰屢挺出奇無窮嘗戰于大石嶺矢來如雨再易馬皆射死夜半公登山入廢廟顧見廡下有黑馬遂跨之出馬行甚疾敵望之皆辟易天明還軍軍士皆歡呼及下馬則一黑虎跳躍而去皆大驚曰將軍天人也而丁卯冬有時貴人膺召入都與所親客言別問曰方今以何事爲亟會此客與公私郤故爲沈吟曰東島大可虞初公所招集士已十餘萬日費朝廷數千金餉不時發公屢上疏仍不發最後公疏云脫使士伍一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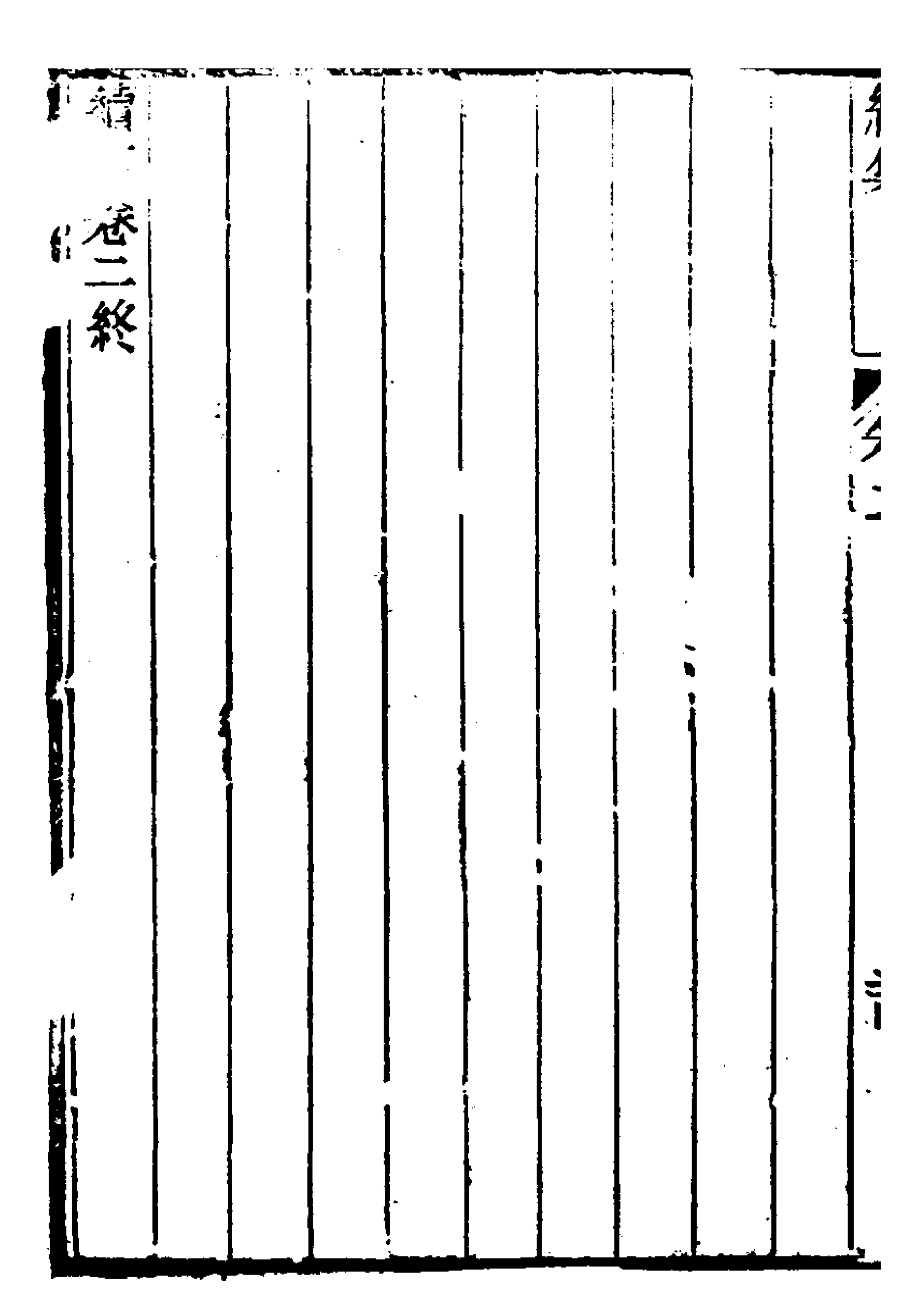
脫巾而呼臣雖萬死不能禁其離心如國事何廷議已疑其要脅而時貴適入時袁崇煥新起經略駐遼左時貴陰令圖之屯田主事徐泉一念公功高而憒朝議之多舛乃上疏諭不可解者四謂關寧一鎮每歲用銀三百萬米一百三十萬今皮島自天啟二年至七年共銀一百九萬有奇米豆共九十餘萬石猶紛紛然責其多乎此不可解者一關寧極望不過四百里乃擁兵至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餘處浩淼一千里非得多兵何以聯絡而相策應乎今文龍用兵才十五萬乃謂其實止二萬八千餘皆虛冒錢

根也不可解者二文龍妻子久已歸浙或亦王輔請田宅之意而猶慮其尾大不掉不可解者三既謂皮島爲扼要之地而倚任文龍而阻其餉是委之敵耳卽謂文龍一身不足惜而皮島既喪內地必危不此之慮而顧日夜以文龍爲憂不可解者四其餘爲文龍辨白者纍纍千二百餘言且曰敢以三子一孫保文龍無他不省崇煥乃以書招公會雙島雙島在皮島西崇煥云有密語公坦然揚帆來且欲因是細陳軍餉事時軍中頗以爲疑請多從者公曰我大將任東閫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我果有詔雖多人何益

衙遂猶貳且不問郭汾陽赴魚朝恩之宴乎既相見一古寺崇煥謂公吾所欲與公語他人不得聞兩人各屏去騶從獨崇煥後一書生隨崇煥顧曰此吾幕中奇謀士故嘗與俱因共挽手入寺書生者狀短小有力袖短刀既入坐定崇煥故移坐就公語良久忽曰吾今日欲斷將軍頭公笑曰其誰崇煥曰奉密旨懷中出片紙蓋矯詔也公疑之崇煥曰我如屈殺君一刀他日償君百刀公即坐下拜涕淚無一言書生遂出刀斬公崇禎二年六月五日也年五十四崇煥既殺公而公有族子承祿入公養以爲子從公在島中

官副總兵聞變棄官歸杭州崇煥捕得鍛鍊之令誣服與父文龍謀叛盜欲借以解已擅殺罪承祿取紙筆大書長家父子四字人皆悲憤崇煥亦變色已竟殺之於是皮島諸將士共推殘公載柩東北去柩至海中不肯行船反逆而西流諸將士無如何乃共拜之而浮諸海柩卒東北去皮島墟矣失左臂自此始徐泉一復上疏白公冤不報泉一遂挂冠歸未幾宜青房午都城大震朝廷知公寃枉死又頗思其功逮崇煥磔於市每肉落一塊人競買而食之百刀之暫至此而符時貴人亦得罪公之爲將也嚴賞罰必信

與士卒同甘苦有古名將風然恃其功能於權要絕不餽遺或送白金千兩須入參百斤公但如其價報之故亦以此致禍鐵山皮島俱祠公遼左遺民有挈妻子來無所歸號泣自經祠下者



續集卷二終